

T 9299/1142

2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仙類三 唐

王遠知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禍福作
易摠十五卷世祕其本一日晒書雷雨忽作赤電
繞室暝霧中一老人下怒曰所著者書何在上帝
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
六丁青衣已捧書立矣天后時一日告殂遺言尸

赴東流湍水中天后勅葬開明原上後台州有人
過海阻風飄蕩忽見畫船一葉渺自天來乃遠知
也拜而呼之問歸計柰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
一夕可到登州爲傳語天台觀張光道士台人既
辭去舟回如飛明日至登州方知遠知死已及訪
天台觀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始驗二人皆仙云

張老

張老者唐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韋恕自揚州曹
掾秩滿而來寓居園上有女旣笄召里中媒媪令
訪良婿張老候媒於韋門令求之媪大罵不肯曰

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邪強之再三媪不得已
言之韋氏大怒謂媪旣而謂媪曰爲我報之今日
內得五百緡則可媪出告張老不移時而錢至韋
氏大驚曰灌園之叟何以致此乃使人潛候其女
女亦不恨遂許焉張老旣娶韋氏園業不廢妻躬
爨灌諸韋惡而欲遠之叟遂携妻辭去臨別曰王
屋山下有一小庄他日相思可令大兄來天壇南
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
消息後數年恕念其女遣長子義方訪之到天壇
南遇一崑崙奴耕田問之崑崙引與俱上一山十

餘里景色漸異見一甲第朱門樓閣參差花木繁
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嘹亮崑崙
曰此張家庄也韋驚駭不測俄見一人儀狀偉然
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語義方曰賢妹畧梳
頭即當奉見少頃青衣引入見妹於堂前其堂沉
香爲梁玳瑁帖門玉窓珠箔華麗莫比其妹服飾
之盛世間未見有頃進饌精美芳香不可名狀食
訖館韋於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韋生坐忽有一
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
曰小弟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即歸

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于庭中鸞鳳
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
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聞
音樂之聲韋君在後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稍聞
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于庭張老與妻見韋曰
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
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妹復出別兄
慇懃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
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妹曰兄若無錢可于
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

復令崑崙送出却到天壇崑崙拜別而去韋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張老令取錢一十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即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項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踪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人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即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樵夫亦無知張

老莊者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北邸前忽見崑崙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郎張老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嘆而歸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續玄怪錄及六合志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曆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

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號寒山子好爲詩
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
錄之凡三百餘者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
態能警勵流俗咸通十二年毘陵道士李褐性褊
急好凌侮人忽有貧士詣褐乞食褐不之與加以
叱責貧者唯唯而去數日有乘白馬從白衣者七
人詣褐因問褐曰頗相記乎褐視其狀貌乃前之
貧士也逡巡欲謝慙未發言忽語褐曰子脩道未
知其門而好凌人何道可冀子頗知有寒山子邪
荅曰知曰即我是矣我始謂汝可教今不可也脩

生之道除嗜去欲嗇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
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先人後己知柔守謙所
以安身也善推于人不善歸諸身所以積德也功
不在大立之無怠過不在小去而不貳所以積功
也然後內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於髣髴耳子
之五毒未剪以冠簪爲飾可謂虎豹之鞞而犬豕
之質也出門乘馬而去竟不復見

出仙傳
拾遺

張志和

玄真子張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年十六擢明經
以策干唐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以親旣喪

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志和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唱和爲漁父詞志和首唱真卿與諸客和之遍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圖詞須臾成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色竒絕踪跡古今無倫真卿與諸客傳翫嘆服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叅佐觀

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畫在人間者人皆寶傳云真仙通鑑

藍喬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爲詩艸相者謂陳曰爾子有竒骨仕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爲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爲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師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飄然江湖所以復返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餽焉

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升遺母曰真氣噓呵所成毋實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撲瓜當與子入水中噉爾因持瓜踴身入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嚙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息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爨後遊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語人曰吾羅浮山人也不日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風雲條條躡而上昇仙鶴

成群空中歷歷有笙簫之聲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始知藍仙之送母云

真仙
通鑑

張果

開元二十二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于前巔然其軀頗異于常者上命弓射之一發而中及駕還乃勅厨吏炙其脍已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以其肉賜之果謙而食既食且奏曰此鹿年且千歲矣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于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

者帝以示臣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今獲者何知非他鹿乎果曰武帝既獲此鹿命東方朔以鍊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于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上即命置鹿首于前詔內臣高力士驗之曾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謬矣果曰臣請自索之即顧左右命鑊鉗鉗出一小牌寔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毛革蒙蔽耳持以進上命磨瑩視之其文字剋救不可識矣上于是信果之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

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果曰是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入百五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差上顧謂力士曰異乎哉張果能言漢武時事真所謂至人矣

室志

雲間孤鶴

玄宗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回翔上御弧矢中之鶴帶箭矯翼西南而逝益州城西十五里有明月道觀第一院有青城山道士徐

佐卿一歲率三四至一日忽不怡曰偶為飛矢所
加今已無恙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因留之于壁後
年箭主至則宜付之乃記壁去留箭之時則十三
載九月九日也上幸蜀暇日命駕遠遊偶至此觀
入此堂忽觀其箭取玩之乃御箭也深異之佐卿
乃中箭鶴耳

神異記

許碛

許碛自稱高陽人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于王
屋山周遊五岳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
自襄汴來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

霍洞羅浮無不遍歷到處皆于石崖峭壁人不及
處題云許碛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
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
常醉吟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
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
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
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
樓醉歌昇雲飛去

出續神仙傳

廬山人

寶曆中荊州廬山人常以賈販往來於白汭南草市

時時微露竒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茗訪其息利之術盧覺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日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若信吾言當免子可告之將午當有匠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銀二兩餘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錢三千四百時趙停於張家即遽歸告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近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

蹴其門張重箐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由後門與妻子迴避纔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哭乃適張家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理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具送死張欣然從斷及市樗儻輦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以爲煩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竒秀才莊門或語陸曰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請之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勿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一錢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錢

主今始三歲君其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陸命家童掘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甚紉艸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掉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乃愈元卿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常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以化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

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恠蓋神仙之流也

出酉

陽襍

軒轅集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髮垂至地目光可長數尺民家具齋飯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即袖出一壺纔容三二升縱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或人命飲雖百斗不醉夜則垂髮于盆中其酒瀝瀝而出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屈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內廷遇之甚厚常遣嬪御取金盆覆

白鵲以嘗之而集方休於所舍既至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于御榻前宮中人笑集貌古笑者縝髮朱唇年始二八須臾變成老嫗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常謂京師無豆蔻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纔折下更嘗賜柑子曰臣山下者味逾於此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徹盤即柑子至矣芬馥滿殿甘美無匹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初辭

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

出杜楊篇

韓湘

韓湘字清文文公姪也落魄不羈醉輒高歌公曰汝堂堂七尺未嘗見讀一行書久遠立身何地湘笑曰微解作詩即曰青山雲外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養白硃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鷗一瓢藏世界五尺斬奸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去養仙

葩公曰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取土聚之以盆俄頃碧花三朵類牡丹花葉上金書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莫曉句意後公責潮州途中遇湘曰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曰我知汝異人爲汝足成此詩俱至沅湘唱和甚多湘告去公爲詩曰才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臥烟蘿湘詩曰舉世都爲名裏役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

陳復林

陳復林者號陳七子多變化之術衮人有好事者常爲設酒食以求學其術復林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林徐行羣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無得其術者後入市衆復奉之不巳復林與出郊外坐大樹下語道未竟忽然暴卒須臾臭敗衆皆驚走莫敢迴視自此諸少年不敢干之常狂醉市中衮帥李謙怒繫街中忽不食而歿尋即臭爛蛆流郊外復在市中謙特加禮異爲築室於褒城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畧無受者昌明令胡傲嘗留錢五千爲復林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

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倣使之斲地不二三寸
 金玉錢貨隨斲而出倣之昌明復林祖之於仙流
 江上指砂中令倣取酒器倣攬砂數寸得器皿五
 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于砂中嘗藏菜
 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書
 延召復林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林當日
 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復林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
 燕公詰於使者益竒待之嘗於巴南大守筵中爲
 酒妓所侮復林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髯長數尺泣
 訴於守爲祈謝復林呪酒一盃使飲之良久如舊

又有藥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轉任人指呼變化隱
 顯復林之術素爲人所傳俄爲人釘其手於柱上
 尋有人救而拔之竟亦無患歲餘卒於家墓於江
 南山下數月好事者掘其墓無復所有見復林在
 長安駕駐華州復林亦至興德府矣

出仙傳拾遺

殷天祥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遊行天下人
 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
 或易其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
 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施

於人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艷麗共遊樹下重九將近鎮使周寶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閨苑今與道者共開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蓋及九日爛熳如春數日花俄不見後七七偶到官僚家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歡笑乃以粟巡行接者皆聞

異香唯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於鼻掣拽不落且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皆爲絕倒久之主人爲祈謝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畧無所損咸敬事之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後二十年值劉浩軍變爲衆推落北崖謂墜江死矣其後人見在

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之出續仙傳

呂岳

唐呂岳字洞賓號純陽子西京河南府蒲坂縣人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生於林檎樹下少聰敏日誦萬言文宗開成二年舉進士第時年四十二歲龍姿鳳目鬚髮踈秀金水之相頂華陽巾衣逍遙服因於長安道中酒肆憩息俄有一人長髯碧眼自西而來亦憩此肆遂與共炊髯者親爨洞賓因就日負暄不覺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舍翰苑秘閣諸

清要無不備歷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擢侍從俄拜執政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于嶼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切浩歎恍然夢覺髯者在旁炊尚未熟笑謂洞賓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公安知我有夢邪髯者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狀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刻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往古今來皆如一夢貴即虛名富猶孽火金珠外物子孫他人一息不來四大不顧將倚何物爲堅固

邪洞賓大悟慨歎知宦途不足戀矣再拜曰先生非凡人也因問姓氏髯者曰吾乃漢鍾離權字雲房子若省悟可從吾去洞賓于是弃儒業而從游師事之而得道其後洞賓或遊金闕或居洞天屬以度人願常在世間神通妙用千變萬化不可勝言宋宣和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勅封爲妙通真人塑像於景靈宮歲時奉祀及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呂純陽文集

仙鸞詩

近江南祈鸞呂仙降爲晚霽詩曰長天忽然雲雨收

洗出一段瀟湘秋誰家綠樹正啼鳥何處夕陽人倚樓彩繩倒掛碧天外白雲徐走青山頭道人醉卧岩石下了無一點塵寰憂

飛吟亭絕句

洞賓遇鍾離翁于岳陽樓授以仙訣今飛吟亭是其處近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予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鶴林玉露

知命先生

晉陵胡儔支直軋道七年二月儻州人霍氏屋居三

板橋下時已被命守荆門代者梅世昌猶須次見任者馮忠嘉到任方一考道人着黃道服戴青結巾項掛數珠手提棕笠書云知命先生遇仙得術遂評論五行最愛胡命云且長年匪晚合動胡荅以尚待三年遠闕道人曰不是清明前五日則是後七日必動胡不敢信姑問之曰先生在那處安歇曰尋常不喜喧雜只在東廟前何家徧遣僕往東廟求何氏元無此人胡曰是必異人知命與何店俱兩口得非吕公乎既果以清明前五日友人王推官報世昌改提轄左藏庫過節七日進奏官

報忠嘉召赴闕二者不差一日於是証爲吕公不疑明年秋在荆門將圖公像奉事容貌難得其全忽有一卒持復州守書至正以一卷軸來蓋吕公寫真畫如向時所覩其上有蘇魏公題字顧子端給事鎮南京日刻本也淳熙六年間胡守滁陽因刊石于天慶觀自疏其事于下方

茅山道人

紹興二十年茅山大脩醮事江東運使鄭清卿與王某同往縱觀至午憇於茅舍遇道人服白苧衫青布巾脩眉美顧風骨清峻鄭王相謂曰豈非吕仙

乎召與語命之坐酌酒數行兩主人皆已醉漫問客曰能更進否曰能尚能幾何曰無笑乃令侍史注酒兩壺於銀盆中恣其痛飲鄭曰先生如有藥求幾粒曰有即引手擦左腋下垢汗搥成青粒與之曰只只得嗅不得吃王亦求之復擦右腋下汗成紅粒與之所言亦然酒盡客去先是一老兵守邸閣二昔出兵卧簷間日晏未醒漕戲以兩藥納其鼻中氣即吸之猶未覺使人喚起問曰汝覺四體如何曰覺得極輕殆欲凌雲霄耳明日騰空而去二漕相視而嘆自恨無緣蓋假手以度老兵也

青衣道人

趙應道監文思院一官病瘵癯度不可療來辭且告其徒曰吾旦夕死矣老母無所託泫然泣下纔出外忽見一行路青衣道人語之曰瘍易治耳令買紙二幅以爪指其中爲一方竅徑三寸許囑之曰候入夜燒一幅爲灰調乳香湯傳患處即愈餘一幅可濟後人旣歸如言傳藥畢就枕而卧及寤瘍愈茄落衆始悟曰兩方竅乃呂字也此雖仙術想乳香亦可療此疾

洞口先生

淳熙間信州漁人楊六者以網釣爲業孤子一身生
涯惟葉舟而已日所得錢悉爲酒肉之資不買布
帛盛冬霜雪亦單衣自如酒酣輒往來烟波間鳴
棹高歌類有道者一日遇道人獨棹小艇從之餘
魚楊隨所須付之初不語直自是數數來楊亦與
魚無倦色道人愧謝曰我視汝誠輕財重義一君
子人也可喜可喜一夕風月清潔波中如席楊正
低頭舉網視一舟從天際冉冉造前細視之蓋向
者道人也微笑相呼于坐處盡取所負魚值約兩
三千併償之楊固却不受曰我飄然篋笠底能用

得幾許錢先生且留助雲水費只乞着我同處船
中道人曰我相識已久恰來將錢還償仍更試汝
汝之志堅如是真可教也即挽之共載但一小童
操槳其行如飛迤邐沂河源登石岸到山岩中竒
花珍果芬香錯落不似塵世楊心意洒豁雖蠢爾
一愚頓覺超然悟解便欲依止道人曰此非汝可
久居之地宜暫還後五年復會出一卷書與之臨
別扣其姓字曰吾洞口先生也就命童送歸元所
釣處回顧已失童揚不識字以其書示人乃金丹
秘訣因悉具告曩事且從習學性識開明隨口能

誦而取魚如初五年之期至躡空而升邑里俱見
之識者驗洞口之字爲呂翁無疑云

洞賓自敘

岳州洞賓自敘石刻云吾乃涇州人本呂渭孫也累
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
方復遇苦行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
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第二度
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悟
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常游
兩浙汴京譙都嘗著白欄角帶如人間使者右眼

下有一痣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
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
吾之劍世有傳吾之貌不若傳吾之神傳吾之神
不若傳吾之行反是雖握手接武終不道矣

仙異

呂仙坐鳳停橋上有守橋道人煎佳茗供之仙索帑
筆書詞云落日數聲啼鳥香風滿路吹花道人邀
我煮新茶盪滌胷中瀟灑世事不堪回首夢魂猶
逸天涯鳳停橋畔即吾家管甚月明今夜字畫飛
舞可愛橋在安成北三十里

伊用昌

熊補闕皦言頃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許人其妻甚少
 少有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盡其妙其夫能飲
 多狂逸時人皆呼為伊風子多遊江左廬陵宜春
 等諸郡出語輕忽多為眾所毆擊愛作望江南詞
 夫妻唱和甚多詠鼓詞云江南鼓梭肚兩頭樂釘
 着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沒心肝空腹被人漫餘
 多不記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撫州南城縣所有村
 民斃一犢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觔于鄉校內烹
 煮一夕俱食盡至明夫妻為肉所脹俱死縣鎮

民以蘆蓆裹尸於縣南路左百餘步瘞之其鎮將
 姓丁者忽一日于北市棚下見伊風子夫妻唱望
 江南詞乞錢既相見甚喜便叙舊事執其手上酒
 樓三人共飲數斗丁大醉而睡既醒懷內得紫金
 十兩後人開其墓惟蘆蓆兩領裹爛牛肉臭不可
 近餘更無別物

出玉堂閒話

李泌

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望要
 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
 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

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頷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
官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稍憚泌先于本院
寐肅宗入院登床捧泌首置于膝良久而覺上曰
天子膝已枕矣克復之功當在何時泌遽起謝恩
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
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杜陽雜編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一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二

海右間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仙類四宋

陳搏先知

宋太祖姓趙名匡胤太宗名匡義在襁褓時適天下
亂離父因命蒼頭携竹籬將以他往搏見而嘆曰
好世界天子担擔及長讀書時趙普年十六太祖
年十四太宗年十二在館同歸適搏騎驢遇諸塗
下驢與揖三子拱侍搏視普良久廼曰也得也得

然非此子不足與共事搏邀三子市飲普以分長
先自居中搏曰汝不過紫微一小星安敢迺爾普
曰因患足病不能久立搏曰匡胤坐中匡義在普
右三子亦茫然不知也酒將畢搏謂胤曰汝可將
華山賣我胤曰華山於某無預搏曰汝依吾立券
以華山賣我得錢訖胤依言書搏別而去及太祖
卽位聞其賢遣使聘搏數四弗出太祖曰華山本
朕土地搏居朕土當爲朕臣矣何得不出見耶搏
笑曰華山原土已賣我矣使者復命太祖大笑而
已

陳搏隱華山幼時戲涓水一青衣媪抱置懷中乳之
曰今乳更無嗜欲聰悟過人先生嘗戒門人種放
日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噐造
物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放晚
年侈佚過度營產滿雍鎬間遂喪清節

搏字圖南莫知所出初有漁人陳姓舉網得巨物
裹以紫衣如肉毳狀携歸漑釜斫薪將煮而食之
暨水將熱俄雷電遶空大震漁人惶駭取出擲地
衣裂兒生卽搏也冒漁人姓故曰陳

赤脚大仙

宋真宗無子于宮中祝天求嗣上帝以問諸真皆莫對惟赤脚大仙一笑宮人李氏誕生仁宗劉后以爲已子既生哭不止醫巫百方禁之不能止有道士至闕下言能止兒啼召入道士以手撫之曰莫叫莫叫何似當時莫笑笑遂止少時在宮中所着鞋襪悉去之恒喜赤脚此其異也

徐問真

道人徐問真自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爲鍼以土爲藥治病良有驗歐陽文忠公爲青州問真來從公遊久之乃求去聞公致仕復來

汝南公常館之使伯和兄弟爲之三公常有足疾醫莫能愈問真教公吸引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有人罪我與公卿遊我不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俟之問真出城顧村童使持藥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真於髻中出小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復知其存亡而童子徑發狂亦莫知其所終蘇軾過汝陰公具言如此其後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教孫暴得重腿疾軾試以問真

口訣授之七日而愈

白玉蟾

徐生藥者在宋設肆已盛嘗有閩商十餘輩往來主其家有一老敝衣破帽歲時一至語笑頗不檢羣商奴視之徐家人呼曰癡客有一小童年十許每隨而笑之客曰勿笑汝欲食生荔枝乎童曰此間安有乃曰明早吾携爾同往勿為家中言童如戒五鼓客呼童起語主人吾假之一隨薄暮其童返舍兩袖皆生荔枝鮮美無比主人問童何往曰癡客引我至閩門外僻處令我閉目少頃即至我如

命良久客以手擊吾腦則在福州城中矣買荔枝相贈曰依前瞑目今日可抵家吾以客同行不意其獨遣我還耳主及群商始歎其具有識者曰此白玉蟾也自茲不見

陳太初

東坡嘗謂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益邃第進士制科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初蜀人吳師道為漢州太守

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
 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卒師道
 使卒昇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口
 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
 金鴈橋下跌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渺渺
 焉有一陳道人

蘇後湖

蘇後湖養直得養生之術盛夏與客對棊有衣褐者
 持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
 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荅曰羅浮黃

真人以君不好世人之好烝毋已成令某持丹度
 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合藥黃色而膏融養直疑
 遲問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氣煉成疑即且
 止俟有急服之出門逕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
 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密雪和龍腦一夕暴下而
 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其堅如石磨以飲
 之即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更生髮白丹黑眼枯
 更明紹興十七歲旦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
 日東方未明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謹挽
 其衣則已逝矣黃真人者石晉時為惠州太守天

福中棄官入羅浮山今居水簾洞人不得見養直命盡工齋潔瞑想以其意爲黃真人像畫畢則宛然江道人也識者以爲姓江而以夏來卽黃真人矣以是知養直之亡豈道家所謂尸解者乎

黎道人

黎道人者溧陽人少落拓去家足跡遍秦魏政和間走陝西松道中塗值夜爲虎所窘竄入三官廟踰伏紙錢中半夜後燈燭光明三道士飲酒數人侍立一道士云此中安得有生人氣侍者以告命呼問鄉里姓名畢又問能飲乎曰能使酌酒飲之弁

與一棗黎拜謝復入紙錢中道士侍人皆不見自是不饑唯飲水宣和間到邪磁村聞四畔哭聲相續扣店媪媪曰此中有桎狗爲暴夜至人間搏食幼稚黎曰然則我爲殺之他夕宿一處正聞哭聲其家叫云狗來也黎持挺追逐狗行甚疾走渡水黎亦渡水狗穿岡黎亦穿岡約百餘里然只旋轉此一村東方漸明狗窘甚奔古窰喘息黎大呼傍近居民人壞窰取之乃一老嫗煤面裸身衆有識之者曰是某村某婆也有子有婦有孫衆擊之百數不作聲唯口吐涎沫執以赴郡郡逮其子婦婦

至詬之曰累向阿家道莫作這般相態今果欲去不得郡使婦具言之曰不知其他但見每夜黃昏必至竈前以火煤塗面脫下衣裳而出天曉復還郡命斬之狗禍遂絕建炎多難黎歸故鄉結廬官道側賣藥乞食若有兵寇火疫率預知之輒告別邑人而去踪跡稍露人視其去留以上安危宗室子共爲庵事之甚謹一夕縣市灾居民鬪沸黎助之救火同時四門各有一黎自是人愈崇禮黎心不能安忽奄然而逝宗子買棺葬焉後乃在建康有遇之者猶寄聲謝溧陽人宗子與好事者開棺惟存草履後隱不出

觀音寺道人

衡州栢方渡觀音寺紹興末年有黃行者用五更時登樓聲鐘見兩道人於板上對奕暗中無所覩而爭戰甚酣意其異人叩頭求藥其一視之而笑授以一棋子使吞之驀然不見黃素不習此技自此高手無敵使者兩臺臨治于衡聞而迎置公廨從而學焉竟歲不能得其妙然比諸朋儔固已超絕及遣歸送以詩曰自有碁來不計年古今唯是說爭先箇中一著如教會殺盡三千與大千旣還寺

遂狎狂嗜酒年過八十乃終

石溪李仙

南劍州順昌縣石溪村民李甲年四十不娶但食宿於弟婦家常伐木燒炭鬻於市得錢則日糴二升米以自給有餘則貯留以爲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嘗妄費紹興二年九月入山稍深倦憇一空屋外聞下棋聲知是人居望其中有兩士對奕李趨進揖之奕者笑而問曰能藥乎卽呼侍童取瓢中者與之藥正紅而味微酸服竟亟遣出約曰三十年後復會此山中出門反故道茫無所覩嗅腰

間所齋飯臭不容口迨還家旣歷三日矣遂連夕大瀉自是不復飲食唯啖山果鄉人稱之曰李仙後不知其所終

陳瓊頭

紹興末福州有丐者陳瓊頭不知何許人衣裳垢浣不與人接語形容又極穢濁然未嘗梳髮而頭無蟣虱未嘗澡浴而身不臭每處於安泰橋之西偏以破席自蔽僅能容膝口中常吐一物于掌莹白正圓玩弄不已或爲人所窺則笑而復吞之蓋內丹也若坐若卧動經月餘不出乞食驀然一出則

奔走不少駐張圓覺頗識其異遺之詩曰釋氏三
千金世界道家十二玉樓臺不知雲鶴今何處空
使檀頭夜卧堦數年後失其所往

陳道遙

陳道遙者或稱陳黑子不知何許人身衣布絡雖盛
寒亦然露卧霜雪或就富家乞錢須若干緡人亦
樂與不遺其數而不見其所用處也東尉弓手之
妻寡居以私釀爲生陳數從之餘飲婦人奉之不
倦常遺溺盃中持與之婦卽舉飲不嫌自是陽狂
不食唐立夫舍人守饒陳醉入公宇指而罵曰汝

將病瘟生角矣唐弗怒後乃移知温州加直秘閣
未幾病死唐公自永嘉遣一武官來訪之聞已亡
爲火其柩煨燼中得勾連鎖骨一具明年一道人
來謁天門山下余秀才携一苧衫授之曰陳道遙
托將還云是君室人手製者視之信然

帝后遇仙

宋和議成顯仁后

徽宗后 帝氏

將還欽廟挽其裙帶曰第

與吾南歸但得爲太乙宮主足矣它無望於九哥

也

高宗 第九

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

瞽吾目乃升車旣至則日間所見大異不敢言不

久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金針一
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曰左目久暗是師重朗煩
終治其右報當不貲道士曰后以一目視足矣彼
亦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
之隱設几而拜謝之皆不答纔啜茗遽索去后固
詢其報謾曰太后不相忘畧脩靈泉縣朱仙觀足
矣拂衣即出時上方視朝急迹訪之寂無所得後
王剛中帥成都回得旨受命東朝來脩西湖靈泉
縣畱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王江

王江魏之考城人常舉周易學寃不遂慨然有超世
之志醉則卧衢路或值雪則邏者戲以雪埋之其
氣蒸然消釋盡去或值其晏坐從旁竊聽之潺潺
然若流水之聲此盖仙經所謂飛精入腦晝夜之
間水聲潺湲不絕者是爲金丹第二轉之應

張明

張明者永靜農家子也有道人者呼去入牢山授以
脩煉內丹之法明後館於劉毅一日塞其兩楹間
使毅立阼階上明袒臂中立頓撼支體俯而噉者
數四忽仰而大呼噴吐一赤丸其大如橘霞彩四

發時殺家人婦女皆竊窺之光芒射出隙間皆驚
明却立須臾復吸而吞之出謂殺曰此五十五年
之所養也翌日不告而去莫知所之

老子種果

宋端平間有老子寓嘉興府旅店日携金柑一籃賣
歸醉酒浩歌若是月餘店翁異之暮窺其室用香
爐盛土種柑子而卧旦復窺之則爐中柑子結實
纍垂矣店翁邀飲願受其術老子曰此太上養道
法僅給一身不可輕泄店翁曰今欲捐店務於兒
從受此法但圖終身醉飽而已連拜伏地不起老

子曰須往山中淨處傳授盖店翁意若得術欲以
養家致富便萌貪心即爲老子所覺明日不見而
去至明年同店人又見此老在廬州賣枇杷

蓑衣先生

何蓑衣淮陽胸山人家素富盛爲大族遭亂南來寓
姑蘇其父王薄既亡何與母及乳媪入城中僦居
一日自外歸倏若狂疾久而益甚家人知不可療
且慮生事累人潛避他邑何遊行暮返則室廬已
空亦不問但求丐度日衣裾不整只以蓑笠蔽身
處封門城隅土窟中人竊窺之惟見大蟒踞坐繼

遷于社垓又爲守兵斥逐自是無定迹漸出語說災祥有驗吳人傳其得道云後遇二道人引至黃山授道歷三四十年一簣一笠不披寸縷夏不驅蚊春不除蚤冬寒敲冰滌簣披之以出歸則解掛于樹氣出如蒸露坐處雪不凝積士俗來焚香請問略不接納往往穢罵且發其隱慝人以是益敬畏之未嘗登人家門有慕向求治病者但以夢見或一二語即安時以便溺煉泥捻成孩兒人求得者持歸供養必獲靈驗有病者乞坐處草煎湯或以草木焚灰令搥作丸服之其病即愈竊取則不

驗其所作歌詩皆可傳錄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跌坐而化

上陽子

上陽子姓張名伯端字平叔天台人也精脩坎離之術著悟真編傳於世嘗客宣慰田侯所日師事之欲受其長生訣未許也極意奉養十許歲乃曰吾當授子然非予我千黃金不可田謹奉命乃駕小舟泛湖中跪獻其金上陽子口陳密議而手取其金擲於湖且談且擲金二十錠殆盡田不敢惜也篙師怒捉刀叱之曰金民所恃以爲命者何物道

士敢然吾爲公殺之上陽子無懼色田侯叱止之
他日爲之築臺煉不死藥元末與田相繼仙去臺
至今存焉

竹葉舟

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不成常訪僧於青龍寺遇
僧宅適有終南山翁亦侯僧歸東壁有寢宇圖季
卿乃尋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泛河達於家亦
不悔山翁笑曰此不難致命僧僮折堦前一竹葉
作舟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
漸巨席帆旣張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

舟泛江遵舊途而去復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
而坐季卿曰非夢乎山翁曰六十日當自知爾後
季卿妻子自江南奔來謂季卿厭世矣妻曰某日
歸是夕題詩於西齋及留別二詩始知非夢出異
聞實錄

朱姚旌

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
姚旌謁之於階前以劔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頃
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
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

蓬萊島陳生

明州士人陳生赴舉京師航海欲至通州而西忽遇
暴風巨浪如山舟隨風東行數日方止生驚悸稍
定聞鐘聲隱隱指顧之際見山峯甚邇遂尋浦溆
維舟而上佳木蒼蔚珍禽鳴弄凡十餘里見一精
舍榜曰天宮之院長廊幽閒寂無誼譁一老人龐
眉鶴髮神觀清臞據床而坐弟子環侍者甚衆見
客皆驚陳生告以故惻然憫之授館於一室乃饌
客焉噐皿皆金玉蔬茹皆藥苗老人自言因唐末
巢寇之亂避地於此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

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
下乃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
革不用矣老人嗟咨久之命一弟子引登山觀覽
陳生因問老人何仙二人曰唐丞相裴休也我輩
皆處士非神仙也至山顛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
秦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遙見一山突
兀干霄峯頂積雪皓白二人指曰此蓬萊島也因
請老人登之老人使具舟行須臾至山下時夜已
瞑忽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騰沸洶湧澎湃
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

雲外瑞霧葱龍二人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群仙
厭之故超然遠引鴻蒙之外矣惟純陽子一歲兩
來卧聽松風耳乃復還老人所求歸老人戒之云
慎勿寤而語言爲害最大又云楞嚴經不可不誦
復令二弟子導之登舟轉盼之間已至明州海次
矣時元祐年間也比至家而妻子去世已久親朋
亦鮮有存者舒信道嘗爲記之

墨莊漫錄

許公言

安定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方士
有許公言者其人皎然玉樹有小爐高不盈尺以

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
曰何如仲山曰畢竟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
愛越數日告別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
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難困宜順受之上帝
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
有不得其所甚靳者仲山問其行何中原將亂吾
入蜀耳未數月子冲無疾而亡踰年金入寇仲山
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厝於危僅得脫平生守
許之戒不渝晚而襲爵年八十七乃終於家端明
則其曾孫也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三

海右間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仙類五

皇明

尹蓬頭

皇明尹蓬頭不知何代人自言曾見宋太祖入汴時

與我太祖入金陵不同嘗為神樂觀道士與張

三丰周顛仙同遊海內公卿咸敬禮之雪天舉身

流汗盛暑乃發寒向火正德末年居南京復成橋

晏公廟隣有茶僧樊媪禮之甚恭一日晝寢樊僕

自城南還謂嫗曰適尹老爺在南橋求齋得四饅頭以一與我嫗叱其妄登樓呼尹尹覺曰偶往南橋回袖中出饅頭三枚尚熱嘉靖初鄱陽陳春塘官南部見之諸曹臣欲測其異約同年十餘人同皇期召齋至期每家各有一尹坐久出袖中果數種曰此某家物也處處皆然或令妓女夜奔其身或熱如火或冷如水卒不可近後入華州州守以爲妖民收繫獄夜出神題其廳曰一夜西風到華州袖籠一顆混元毬紅鉛黑汞東西採白雪黃芽次第收孔子泣麟周道否卞和抱玉楚王囚可憐塵

世無知已空在人間八百年守覓之不復見矣最後至鐵霍觀道士不知禮尹詰道曰觀何以名道士不知所對尹索鋤鋤今掘殿前地尺許得一鐵霍毛羽咸具尹笑曰待爾久矣以手摩之一旦羽動翼張尹遂乘霍飛去先時楊州有楊三徑者知其異爲之服役寒暑不懈尹亦憐之楊求度拔尹曰爾無仙骨奈何因教以睡法曰多得壽可矣後楊至八十而終嘗有人索其飲饌吐黃酒半盞肉丸二枚此人惡不潔傾之溝中有二鱖魚因吸食之尹曰惜也爲二畜得之他日成龍必壞此地乃

爲符鎖之名曰鎖蛟井

又云尹鬢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爲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嘗乘黑驢游燕雲間接命於真定遇羣盜奪其驢刀傷其身面二三處遂入滇南山中避亂景泰中時往來荆襄陝洛間人尚未之知也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荅宗室怒杖之垂死令左右置棺中舁出生焚之尹密告舁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竅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特空棺耳游南都成國公見所佩元朝羊皮度牒始

共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弘治末復在南京接命浙江鎮守太監劉瑾召之夜過無錫高橋巡司詰問不荅被縛明日出度牒示之得釋未幾將還南都道經蘇州從而拜禮者日無筭知府林世遠收繫獄月餘瑾聞遣使至釋之正德初太監賴義掌東廠召至北京劉瑾時方竊權欲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衆緝送法司議死時閔公珪爲刑書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鉗束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已或再三問之自言

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對問官
惟請死期畧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
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饑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
寒及遣發日忽爲人求纊襖或給之甫出門脫付
解人且曰秦地苦寒特求此贈耳前所佩羊皮度
牒瑾收之後瑾死用以殉塋

胡尚書仙契

胡尚書湊求張三丰時承密旨實訪故君且察四方
向背遇三丰武當山上奪其冊辭之曰爾又害無
辜邪乃授書二帙曰此吾得自天台石匣者公再

拜受三丰忽不見故公享高年無疾者二書有助
焉又與尹蓬頭交好致仕後尹雖千里外往視其
生日語人曰胡公我輩人不幸墮落功名中相見
必歡飲數日而散公之將卒也尹自遠方來謂曰
公將遠行是以奉別居二日公卒尹視其殮乃去

冷謙

冷謙字啓敬別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
秉忠從沙門海雲游博學于易尤深百家方術靡
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爲相謙乃棄釋從儒游雲川
交趙孟頫常同在四明故史相彌遠家觀李思訓

畫遂效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稱後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矣顏如童孩值亂避地金陵賣藥市中神效駭人國初仕于朝爲太常協律郎逆旅人貧謙數給之一日就館壁畫爲公門狀語館人曰吾且與你同入慎無將帶片物遺落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門開館人入見是大帑屋金寶百貨充牣謙令恣取之同出如是數數爲之其後館人入時遺一路引比出驚視亡之謙已知曰爾遺物矣爾則不善終吾亦從此逝矣遂入壁不復再出初內帑

屢失物守藏吏數被誅於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辜而謙迄漏網至元六年五月五日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遯老三丰遯老者即所謂張刺撻也迨永樂三年四月手提此圖以歸于太師淇國丘公其圖作奇巖異沼林木窳宇種種軒特屋內爲仙奕沼中荷花正艷發群仙姝游採其傍張題及謙終事第云天朝維新君有畫壁之誣隱壁仙逝予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蓋秘且諱之也

王士能

王士能初生海州後徙居濟寧生元至正甲辰入成
化癸卯涉一百二十餘歲自幼慕長生之術遊四
方入蜀聞雪山中有異人因往訪之及至見一老
人被毡衣臥深洞中石床上顏如嬰兒臥側惟麵
一囊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士能伏拜不
起遂依之朝夕不離左右居數日士能食盡老人
出囊麵遺之苦澁不可下士能乃採山果野菜自
給如此三年老人苦其志一日謂曰子可語道矣
因授之術且曰他日非其人勿輕授士能攝形鍊
氣辭其師仍還居濟寧僻居處一臥榻外無長物

遂不舉火日或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與
人談皆靜坐寡欲之說其初州人不識也久而人
漸異之濟寧指揮王宣原籍海州往訪得其姓名
大驚曰吾祖嘗言上世有叔祖諱士能者少好道
出家不知所終翁是乎詢之歷歷盡合遂日往候
焉人有慕而饋之拒不受又有指揮朱顯欲業其
術士能謝之曰子非吾徒也顯慚而退因疏于朝
憲宗皇帝勅山東守臣以安車載入京賜寶鑑而遣
之當被 召時學士程敏政適以公事至因往問
之士能曰僕無能爲 朝廷過聽而召之僕豈知

道但習靜日久今大敗吾事矣敏政問及元末國
初事士能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又三年丙午
蘇州楊南峯亦以使事過濟寧訪之時士能着素
白衣坐一木榻因扣其所以壽士能曰無他但平
生不食肉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而已雙槐歲抄
謂弘治辛亥羽化之日今東宮誕辰也閩山東
通志亦紀其事云老人初不知姓氏髮如銀絲顏
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嘗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
枚水一勺而已

周顛仙

顛仙不詳何許人混迹行乞舉止譎詭元末徃來江
楚間每至一處奔而呼曰報太平報太平然遇人
雖求丐而態度傲慢人皆惡且苦之如是殆十餘
年時皇祖建義顛特來委附上閔之且獨知
其人因送之僧院俾事薪水以糊口顛轉恣肆侮
諸髡屢盜常住蔬果日與僧競訴諸上上亦惡
其所爲召詬而戒之顛態猶如故上將除之諭
令遷革顛笑曰公安得死我耶金刃水火何能損
我一毛哉上怒裸置石曰以缸覆之積薪如丘
熾以烈焰一晝夜啓視之顛兀然坐其中一上笑

而釋之使從軍以行亦稍令帥師征討嘗問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顛指桶曰破了一個桶成了一個桶上亦不能究然時出沒不恒及討僞漢索之將委以事逸不知所之矣入洪武中上嘗不豫忽外奏有廬山道士送藥上令問其詳曰周顛仙使之來言畢將召入忽不見其人上遣行人至廬山求訪之既詣廬山觀又見前道士謂行人曰周在竹林寺方與天眼道者奕因導之往果見顛在寺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上命顛殊不爲禮行人侍良久屢請命顛曰若且入寺游行出當

語共行人入門內殿堂軒廡弘麗極至光耀奪視未及登殿循廊而行兩廊皆連室室各有主者行人次第闚之或冠裳或野服侍從甚都旌幢服器珍貝堆積行人行且數之左右通二十八室中皆有人物充牣啓門治事獨一室扃閉覘之中無一人獨一巨虺踞其中而已地有流血若被傷者行人出見顛求復命語顛曰若已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所治也遞次來人間爲民物主若主方御宇故其室空稍有血者疾徵也雖然行起矣行人因請曰將何以返命取驗耶不然且得

罪顛乃賦詩與之曰 上覽之當信矣天眼者亦
贈一章行人持之去稍去回顧寺亦不復有二詩
者竟達 宸矚云亦淺近語但不知何所指也

張景和

鐵冠道人張景和者江右方士也道術甚高人不能
測 高皇帝方駐滁陽道人詣軍門謁 上曰天
下殺亂自非命世才未易安也安之者其在明公
乎 上問狀對曰明公龍瞳鳳目貴不可言若神
采渙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時矣 上奇之留幕
下屢從征伐 上與陳氏相持每令望氣以決休

咎言出必驗鄱陽之役友諒中流矢歿兩軍都未
覺道人已望而知之密奏曰友諒歿矣然其下猶
爲之力戰請爲文以祭使死囚齋往哭之則彼衆
氣奪而吾事濟矣 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後

上定鼎金陵嘗遊鷄鳴山寺以刹宇高瞰大內欲
毀而更置之猶未發也道人忽謂寺僧曰 上有
意毀汝寺來日當臨幸汝等於中道遮訴之庶可
免矣僧素神其術明旦相率燃香出山數里候駕
至便羅拜言狀 上訝曰我念不及此若輩何妄
訴爲僧曰鐵冠道人教臣等耳 上異之竟止不

毀初徐武寧王為列將時道人謂曰公兩顴赤色
 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而已王果
 以五十四薨道人故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
 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數行
 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足
 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柳杯復之曰手執柳瓢作
 盞尊前不忠玉武人不喻其旨相與一笑而罷後
 玉以謀逆族誅云道人居都下數年一旦無故自
 投大中橋水死 上命求其屍不獲已潼關守吏
 上奏某月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

日也由是訖不復見道人有與 上蒸餅歌言國
 祚事甚具文秘不傳

周爛頭

國初無錫有周爛頭者初貧為擔夫待倩於大市橋
 見一老翁獨行衣帽古朴意色甚倦顧謂周曰病
 體不耐行能相擔至惠山乎當酬爾直周許之負
 翁行覺其身或重數百斤或輕如一葉若此數四
 周疑而問之翁曰吾方病病來則身重去則輕耳
 何足怪及山翁下解其襦貽周曰適無錢以是償
 汝周憫然謝不受曰可為數錢使老人無襦耶翁

笑曰子乃有是心可教也已就地拔一莖草與之
曰是可愈痢又拔一莖與之曰是可愈瘡且曰汝
識道院中辛天君像乎曰識之取塊土以授曰有
所欲但糞少許天君立降可驅使治百魅善藏之
又令周側臥向其耳噓氣氣熱如蒸自耳入喉以
達於腹周頓覺神思開爽既乃別去他日有富人
病痢募能療者與米百石周應命煎草飲立愈將
如約酬米周止受一石餘悉令施貧者持米歸語
妻以故妻尤之曰貧家得許米足可自活而乃矯
爲是耶呶呶不已周病之叱妻曰彼辛天君猶聽

吾指使若敢慢我乎妻嗤其妄周乃別少土糞之
便有神將現於前奉手請命曰師何事周曰無他
吾妻不相信須君來一驗之耳神怒其輕率舉手
中戟點其額而滅點處遂潰成瘡至老不痊人以
爛頭目之爲人治疾驅祟大著靈驗莫知所終

三丰先生

張三丰先生者寶雞人也或曰遼陽人漢留侯良之
裔名全一字玄玄號三丰遁老人目之曰張邈闖
其貌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中作一髻
身被一衲寒暑不易遇陸龍仙師授以黃白之術

洪武初去如武當先生數語人曰吾山異日當大興至永樂中果如其言洪武二十六年自武當歸寶雞語其徒曰吾將死矣死後四十七日可開視我如言乃見先生握杖一笑而起二十七年居安東王景雲家其鄰有男子事之甚謹先生戒曰子勿靜坐恐致心腹之疾男子不聽果心痛殆死先生曰吾當救之夜默坐一室食頃探囊中出棊子二枚如雞卵與之曰勿易視此得自扶桑者男子啖之遂瘳隣有女子瘵且死先生曰是可生也當與老夫同榻一宵則可不然不得活其家許之先

生登榻引已足與女足相摩者一夕女覺熱自足心起明旦遂愈三日復故又景雲之妻初不甚信嘗詈之先生笑曰嫂詈我乎我令汝今日漿衣不乾即剪紙吹之已而所曬衣果有黑雲遮日移就日中雲復隨之至暮不乾乃再拜以謝又嘗画雀景雲夫婦求多画以供孩兒之玩先生曰多將費女粒乃画數十雀於垣至暮飛下食粟凡踰月費粟數斗不飼輒叫噪至歲盡乃止景雲嘗欲得佳醋妻曰須鎮江醋乃堪用耳先生曰促滌缸吾贈爾醋出小葫蘆如茄傾之蒲兩缸猶不竭嘗往來

一橋上而水中老鱧可百年者伸首扣水若求度狀以棗拋水中鱧即接而吞之有頃化為龍飛去嘗率衆小兒田間戲密囑之曰俟我竦身汝等皆曰三丰先生升天矣群兒如其言乃一躍升天自是遂能浮遊太虛日行萬里燈夕語景雲曰杭州燈甚盛能同我一觀乎乃縛草為龍與景雲同乘戒勿開目但聞風雨聲已在杭城車馬闐塞人物繁衍二更乃復跨龍而返 太宗即位求見先生首肯始客金陵止以醫藥治人疾痰撫摩呵叱無不立愈曹國公李景隆篤信之及去景隆請教先

生以篲笠二事留其家曰他日有急可衣之繞園呼我當脫其難及永樂三年景隆得罪囚於家令絕食數日乃衣篲笠呼老師不輟聲則地中草木俱生稻穀賴以不歿英國公輔時為新城侯言別亦乞一言先生笑曰俟公無衣我當面施一事輔不諭後正統己巳輔以大將隨 英廟北征方解甲而飯胡騎大至輔裸體逃於沙阜下忽憶先生之言仰天嘆曰張師昔許我衣今安在乎言訖先生已立其前擲衣數事與之輔欲歸朝先生曰不可公身為大將 人主陷於虜庭何以言歸不若

隨貧道去輔遲疑未答先生忽不見輔歸別家人自經於先墓上自是先生不復見然其足跡自邊城夷裔以及中國無處不有天順初京師酒肆有癩童子手足潰腐殆無生理日見一敝衣道人來乞酒童子伺主人不見予之一甌如此兩月道人曰爾病可救也因令童子側其首几上以氣呼入耳其熱如蒸明日遂差

洪武中當造版籍句容五里內皆覓書備有貧士自言善書里胥延之於家衆爭攢造而此人日以其直沽酒醕酊狂吟了不以爲意時國法方熾里

胥祈之曰期迫矣公旣受直怠事盍去容我改圖貧士笑曰是何難子以缸磨墨汁多置筆硯於城門鼓樓併新舊黃冊皆在自有人書不妨吾醉里胥迫促無出勉從其言夜聞鼓樓風雨之聲若數十人從事者逮旦貧士尚醉胥往鼓樓則五里內冊完整無欠筆畫端楷筭數明白無少誤脫者遂以呈官是年各里冊皆駁回重造惟此五里內合式求貧士已去莫知爲誰後有識者曰此三丰遁老偶爾狡獪也冊至今存唐明州太守李邕爲葉靖能天師作碑文而不肯親書入石靖能強之不

可一夕邕夢到一處左右有六人持令寫碑寫訖
顧問六人者姓名皆答云姓丁邕於碑尾連書三
丁字而覺心異之明日旦靖能榻墨本至宛然邕手
蹟也乃知靖能使六丁神邀致其魂云然則三丰
所爲得非靖能之故技乎張刺捷即三丰宋時爲
華州掾嘗從州太守入華山謁陳先生先生敘賓
主就坐訖復設榻于左似有所伺太守不知悟已
而一道人至藍袍葛中趨而左據榻端坐傲然無
遜容太守不悅先生事之甚恭因請曰先生袖中
携有何物幸以相贖道人即探出棗三枚顏色各

異乃以白者授陳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授太
守太守愈不悅持以授掾掾遂出太守問於先生
曰是何道者先生固爲恭乎先生曰此純陽真人
也太守悔恨追不能及張公自後得道 國初時
往往遊人間每顯異迹 太宗開邸北平嘗召見
之語有神異及即位遣胡尚書濬訪得之 帝延
入問曰卿有仙術爲衆觀不亦可乎張公遣侍豎
舁一甕來旣指之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即投足
縮首頃刻不見呼之則諾視之無形 帝命擊破
之使人各持甕一片呼之隨呼而應 帝曰卿可

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已走入柱中呼之復出復取水喫於中庭須臾變成巨川沙際橫一渡舟張公舉手招之舟忽近人遂登舟而去不知所之尋視庭際了無波浪後帝患疾先是張公以草一莖授帝曰異日陛下若有危疾以此療之於是帝服之果瘥

湯野雲

湯野雲師事僊人王古峯受煉氣之術古峯嘗爲吳人沈萬三所尊禮以丹經十卷爐火一方留其家萬三用以致富永樂中萬三之孫文度坐紀綱

被籍其書爲南京王千戶所得王之子名鼎有惡疾募能醫者時野雲道未成過而憐之語之曰吾觀子形神清拔似可入道者病不足憂也吾爲子起之雖然必隨吾爲弟子乃可鼎許諾便爲治療不踰月而愈於是鼎拜野雲爲師出其書以奉曰此先人得自吳中者野雲見而喜焚香拜讀曰吾自失真師養胎未脫豈意今日復見玄機野雲遂擇其粗以授鼎而自用其精以得道鼎後亦超玄秘棄官遊行江湖聞河南周王好道與徐生者共事修煉親往見之而王不聽其言謂爲左道徐生

亦不深信乃告別明年徐生鄉人毛還者與鼎相
值鼎因之寄徐生物一封曰急以予之命猶可救
比歸而徐已溺死王亦薨逝乃以物付徐之子啓
之中有筆二枝破其管得藥二丸柬一通云藥可
延年度世化汞爲金知子無緣托以予汝友人錢
子其子乃買汞試之得二十金而不甚珍秘同門
友錢生者求觀遂攫其一吞之及世子覓其藥而
藥已盡訪錢生生亦逃去不知所之

錢寶遇仙

鎮江醫者錢寶有道士也弘治中遊山東遇老僧蒜

髮寸許坐市中植鐵杖於地施之錢即貫其上蒲
杖頭舉以散貧者食盡肉一斤米一斗不飽或不
食旬日亦不饑大雪偃臥雪爲之不積錢異而禮
之及來金陵聞天界寺一遊僧年數百歲撫摩呵
叱可以愈人疾乃與揚州郝商世安袖五金訪之
視其狀即山東老僧也告以舊識僧笑曰然且云
吾欲之某處得金五兩足矣郝驚舉以施之問其
年幾何不對後尹蓬頭客錢氏錢告以老僧狀尹
忽大慟久之曰此吾師祖別來許久尚無恙耶他
日煩君致吾一見錢問僧臘云八百歲矣無幾何

尹別去老僧後至鎮江錢具述尹語僧啞然曰此我孫也髫年一別今乃在此問得道否曰已似有得僧出度牒視之則唐大中四年所給陝西人也計其年恰八百歲錢能言其姓名

守法真人

守法真人字浩然嘉定人父名海太常丞守法生有骨相始學易爲儒生常因病適一黃冠至識之遂勸之入道且曰從吾疾即愈後當大振玄門守法從之疾果平頗精于術成化間屬歲大早有旨命禱雨雨隨至明年秋又旱禱亦應又明年旱禱

不應守法篆符于鐵授中貴往投西湖之龍潭頃之西南雲起如鳥翼駐潭上俄見青蛇長數尺許盤旋久之中貴還未入城雷雨大至上益喜賜第居之一日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應之理對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上深然之聞者服其正對

陳玄齡

吳人陳玄齡幼習舉業年十六督學使者將按部至吳諸人方同陳赴縣投牒入齊門陳忽疾走如飛從者追之不及莫測其所往數月後始歸手持藥

一瓶意甚珍重且云仙人挈我南游武林山中惠服此丹必登仙矣人以其行三謂之陳三癡至二十歲娶妻不常入內妻亦不樂近也一旦發狂大呼升屋跳墻父母弗能止遂繫其手足閉之室中潛自脫去爲乞時時仰天自笑遇人輒歌詩拾敝扉索貫負之日纍然行市上夜宿齊門下塘土地祠然不與乞子共臥每詣其舅夷亭姚氏與之食飲不辭贈之衣即授同行者終不易故服甲午十月若有病色謂群乞子曰上帝召我望日往矣衆皆哂之及期焚扉灰分遺常飼已者曰用滌垢衣

最潔耳竟北面神祠危立而逝受灰者共買棺殮之已如其言滌衣乃得碎銀於灰中多寡與其平日厚薄畧稱陳里人自閩歸言在彼見之計之正玄齡歿日也於是知其屍解云其得道弟子曰裴慶

陳翰

陳翰字文起侯官人也父元修善青鳥之術翰年八歲隨父至建安是時楊文敏公榮方以文學詣博士受業見翰謂之曰孺子何能曰治論語文敏因試問天下歸仁翰曰須彌納芥子客有未喻者時

適薦含桃翰舉其核曰仁在其中矣於是坐中皆愕然文敏大奇之呼爲陳君相得驩甚非陳君食不甘也後五年文敏以進士起家翰林遂歸鄉里文敏屢使使招之不答未樂辛丑文敏移書福建叅知政事錢孝循令必致之翰自匿不肯見遂遍游名山十年乃歸與妻子訣隱居於天姥山修淨業焉居久之山中老狸夜化美女子束縕請火翰叱之曰四生異形輪迴無定汝若脩行當爲天人師何必女子於是狸乃悲泣長跪請得以身居作翰許之狸復化爲童子名伏哥爲翰拾橡栗以給

朝夕正統五年預知文敏將卒遂與伏哥吊之於武林不見喪主而去後竟不知所往

張篆衣

張篆衣不知何許人有日者批其命云五猪三羊成仙道問何義荅云我亦不知也子行求之乃雲遊天下求斯地至弘農十八村問其地曰烏猪歷言其村有猪槽猪集之名已五又得一處曰羊腸羊脊等三名乃曰豈了吾道之所耶即居東海山學道久而有得然未爲人所信有商人往見方煮飯弟子云無笊籬曰吾至縣中買之去少頃以笊籬

至商未信他日又往試之曰我嗜食安東王家饅頭試觀其能致否乃坐菴言饑求王家饅頭食之
荅曰不難即往市兩袖熱饅頭至果王家物也大
神其術爲之拜事甚勤其名傳四方扣者雲集有
司以爲妖收之與弟子皆乘雲而去其菴尚存事
在洪武初年間也

馬西風

永新彭知縣好道一日閉門獨坐有道人突入甚訝
之亟起延坐道人曰知子志慕玄虛特爾參謁彭
問姓名荅曰我馬西風也彭顧童子點茶曰貧道

自有出懷中小葫蘆井水二碗傾之香茗其冽彭
顧童子取酒又曰有之別傾一葫蘆肴核自內而
出種種瓊美一壺如鶴股注酒至暮而不竭告曰
子欲隨吾往明日會於某坊言訖不見彭大喜通
夕不寐黎明亟起訪之道人已先在顧而喜曰子
真吾侶也促行行數里彭忽念未與妻子別謂曰
師容我暫歸可乎道人太息曰仙才難得子欲歸
則已無庸強隨彭謝罪道人竟却之出米二升授
之曰煎三粒爲湯可愈百病以此救人盡則子厭
世之期也慎勿秘惜以取禍言已失去彭悵然而

歸以其米施人甚效年百餘歲而米將竭大會戚友沐浴更衣爲別俄聞香氣非常遂端坐而化

裴慶

裴慶者吳之大石街人也少以彈木綿花爲業一日薄曉冒寒出門還憶其妻且覆之被默躡至牀頭而妻與淫夫熟睡矣慶仍自潛出乃歸而召淫夫與之妻并割所貯金半授之慨然別去慶好游金閭市中食之者慶多無所擇嘗逢一舊友友婦病風不能起友戲謂慶曰若奈何棄我婦于歿地乎慶亦笑謂此易耳能捨婦妻我我可活也友信之

稍浴婦置淨室請慶與之臥竟夕慶不令婦轉側以兩手固挾之得臭汗透重褥一二寸未幾婦顏色光好如初嘉靖中有巡撫高韶往問之慶不答第歌歸去來辭而已後高果被劾罷夏信州之大拜也問慶此行何如慶漫曰好殺人居亡何而信州坐河套事歿西市人益奇之甲寅春無疾而終

劉偉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歿毋埋我及歿其鄉人有自遠

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子因不敢墜
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爲山西僉事方視
事忽聞人持備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璉問
之韓公備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
通名紙者即其人也遂命延入就旁室中相勞苦
荅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
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令人蹤
跡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
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
竟不見邦靖歸家不久病卒劉氏聞之悲悼發棺

視惟一屨存焉

徐真君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爲天下第七福地出縣郭陟
峻嶺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曰名山徐
真君上昇東西二室歸寂之所也徐本牧兒飯牛
山椒一日聞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
奕拱立良久遺徐棋子一叱令歸歸即精解手談
縱游巖上徃徃與二人遇得修行燒煉訣有趙真
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秘密與之叅契徐喜酌
酒共飲草廬中時霜月草木彫空徐以餘瀝一噴

頃刻木花徧開徐將煉大丹僊去埋棋子日中涌
土成整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嘗有耕者發整致
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爲戒丹成之日與兄弟姊妹
七人餌之同時上昇

祝氏牧兒

海鹽祝主事家有牧羊兒年十餘素善飯一日牽羊
歸就午食庖婦故不與以戲之牧兒泣於田間一
道士過見之問曰汝何哭告以無飯道士出懷中
黑丸大如龍眼授之曰食此自當飽勿嚼碎兒吞
覺腹中充然道士戒曰無語人也遂去兒暮歸不

食明日亦不饑絕穀者五六日庖婦疑其盜米自
食也白於主人主人召兒將鞭之兒畏而吐實主
人明日使他兒與俱曰若復遇道士一人力挽其
衣一人歸報二兒到向地則道士又至矣語兒曰
爲何漏言謝曰畏主責耳道士以一手支其頷一
手擊其頂間前黑丸自喉躍出復藏於懷兒極力
挽留問此何物曰汝知有所謂交黎火棗也久之
主人聞報而至將去數百步道士雙足遽陷入土
中稍近益下僅露其首旣而首亦不見驚顧間道
士已在隔岸拱手而滅自是牧兒復食

安翁遇道人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爲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直翁亦不責久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幸往過乞遂借行翁許之須臾至一山草菴中成賓主畢道人曰有一道友去此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請共君相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來翁且餒而室中蕭然無供具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視壁梁上懸榻數顆壁上張画梅一軸翁不勝餒取釜中飯食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遇無以爲歎不陋貧居可遂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

曰煩君遠臨無以相贈奈何翁曰可撥壁間画耳道人曰此吾道友之物奈何與君君旣相愛吾當榻之耳旣覆以手拭之宛然如画因題其上曰爲買東平酒一卮邇來相會話仙機壺天有路容人到凡骨無緣化雀飛莫道烟霞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去休向紅塵說是非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野中人曰福州離此四日程耳翁始悟遇仙悵快而歸翁後以壽終于家

雍泰

都御史雍公泰之鎮大同也一小卒犯盜當歿鎮守

太監問之泣曰某非盜乃異人所授煉銀之術因而見疑公活某命某以此術獻太監不信還送雍公所鞠知大喜陰令疏其方試之良驗縱其囚而棄官以歸久之內事亦就託云病歿家人塋於先隴而公遁出遊行江湖三十年正德中一邊卒遇公於途作道裝貌如邊帥時卒拜呼老爺不已公止之曰何誤也曰某侍雍公熟識其狀公即其人安能欺我挽其衣不釋公乃邀入肆貰酒醉之曰勿向人道有錢一封在几下汝取之卒醉公得潛遁及醒取几下錢緘則白銀一餅懷歸秤之重二十兩

十兩人始知公果得離形云

二僊翁

銅籬兒者不知其姓名好以銅籬束額故名尚書李克嗣爲副使日過山東聞其有道術訪之所言不根然時露一二字李深重之嘗要李飯於山庵其行如飛至則珍品悉具若預備者而實無他僮使也李因問世間復有如先生者否答云有一人在密雲風狂不可與語公欲見但值酒肆呼韓尚書彼必一駐耳後入京使人訪於密雲果得其人俗呼爲赤肚兒老師者候其入酒肆追而拜之亟去

不顧呼韓尚書遲疑若有驚者因奮前執其衣竟脫去返報李公復使視其嘗所交遊者酒家云日與一白面漢切切私語亦不辨其誰何迹其人則前所見銅箍兒也李將躬訪之竟不果嘉靖丙戌年間人傳云師本元時尚書棄官得道居密雲百年矣冬夏恒衣一氊嗜酒每過家其日酒必大售人爭延致有討其道要者卒不應今京師人家多畫其像事之

赤肚子

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正德末忽至密雲就人家屋簷

下居冬月雖大風雪身無寸絲惟以氊方尺餘蔽其前後或一食能兼數人或數日不食兩手指常拳曲不舒人問之不荅一日有道士乘驢過之赤肚遽起隨入一野廟中相對悲泣道士曰我以汝為歿矣乃尚在耶講論通夕而別密雲人少而老者恒見之大畧可百餘歲

偏胡子

偏胡子姓許善相術寓太白山比老遇異人令之相許荅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耶異人笑拂其鬚凡經掌握處明日皆黑遂名偏胡云後入終南

山東道嘉靖間人尚見其在齊魯運河中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女仙類

鉤弋夫人

鉤弋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淨病卧六年右手卷
飲食少御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
與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發其手而得玉鉤手遂
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
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

鈎翼後避諱改為弋

出列仙傳

南陽公主

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虛

崇尚至道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

當自保恬和退身脩道稍遠囂競必可延生若碌

碌隨時進退恐不可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

咸以黽俛世祿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

止歲餘精思苦切真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人或

見之徐步絕壑乘雲氣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

巨壑昇層巔涕泗追望漠然無跡忽於嶺上見遺

朱履一雙前而取之已化為石因謂為公主降潘

安仁為記行於世

出集仙錄

董永妻

董永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為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

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請主供其奴職道逢一

婦人曰願為子妻遂與之俱主謂永曰以錢丐君

矣永曰蒙君之恩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

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

爾者但令君婦為我織縑百匹於是永妻為主人

家織十日而百疋具焉

出搜神記

萼綠華

萼綠華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學即晉簡文黃門即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脩道要耽玄味真綠華云我本姓楊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羅郁也曾為醫師毒殺乳婦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巾一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事泄之則彼此獲罪

因曰脩道之士視錦綉如布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為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人學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能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影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

蚕女

園客者濟陰人也美姿貌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

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
至蠶出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蚕亦以香草飼之
蚕吐得繭百三十枚繭大如甕纒訖此女與園客
俱去濟陰今有華蚕祠焉出女仙傳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不壽惻然
以爲憂常曰壽限之促非脩道不可以延生遂行
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
水不濡盛雪单衣而顏色不變身體温煖又能徙
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

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
指樹樹折更指之即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
以杖扣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帟帳廩供
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
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
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
小兒或爲車馬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迴生救人
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
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出女仙傳

毛女

毛氏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
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亡入山道士教食松
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歲

矣出列仙傳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所
圖毛女謂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
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閣
下納涼一人自外突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
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
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葬焉

徐僊姑

徐僊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女也數百歲狀貌常如
二十四五時善禁呪之術嘗寓止僧院忽爲豪僧
十輩微詞所嘲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
不避蛟龍虎狼豈惧汝鼠輩乎即解衣而卧遽徹
其燭遲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
被拘縛口噤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
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
之處人畏敬若神明無敢戲侮者咸通初謂剡縣
白鶴觀道士陶蕢雲曰我先君仕北齊以方術聞

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推之卽之才女也

出備城集仙錄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經日又能坐空虛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初僅沒足至胸漸入但餘冠幘良久盡沒不見以指刺地卽成井可汲吹屋上瓦飛入人家桑果數千株孟皆拔聚之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故處又能含墨于口中舒紙噴之皆成文字竟紙各有意義服酒卅年四百歲更少入大冶山中

出神僊傳

盧眉娘

唐永貞年南海貢竒女盧眉娘年十四歲眉如線且長故有是名眉娘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于一尺絹上綉法華經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如毛髮其品題章句無不具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鈎分爲三段染成五色結爲金蓋五重其中十洲三島天神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其蓋濶一丈秤無二兩煎靈香膏傳之則堅硬不斷唐順宗皇帝嘉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于宮中每日但飲酒二三合至元

和中憲宗嘉其聰慧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
眉娘不願在禁中遂度為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
曰逍遙及後化去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
即徹其蓋惟存二舊履而已後人徃徃見乘紫雲
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
之名無聞故不為時人所傳

出杜陽編

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三歲得疾而卒父母號慟有道
士過其門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為神僊
適氣斃耳衣帶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

致謝道士曰我北嶽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後得
昇天之道言訖不見遂以為名及為民妻而舅姑
嚴酷侍奉益謹常謂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國尚
為女子此亦闕事父母早喪唯舅姑為尊耳雖被
箠楚亦無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靈藥大中十
年丙子八月十日昇天

出集仙錄

潘統制妾

興元統制潘璋在臨安時買一妾携入漢中為人媚
柔人媚和舉家怜愛兩歲後得疾若懷孕者始數日不
食漸一月枵腹至十旬忽產一男子越三月復然

又四月亦如之是歲連舉三子聞見者莫不以爲
 異自是飲食疏數不齊似有所憑附預說其家禍
 福徃徃多中途白王公主母乞一淨室學道勿以
 事相關晝夜拵戶或穴隙窺之但跌坐誦經璋嘗
 排闥強造其處則四壁環列皆佛書內典至有天
 竺及外國所刊版籍詰所從來曰天女見與淳熙
 辛丑兵帥彭果選璋部西軍赴殿岩因剡薦其才
 妾請從行璋辭以法不許舟次果州津漑音讀爲既蜀人
 因謁郡守還馬上望一女子坐沙上即之乃
 妾也駭其何自而來曰思君之極不覺魂飛璋亦

喜載與俱東至鄂渚其表弟秦奎幹辦戎幙來相
 訪未至妾已先知曰秦都幹至矣秦向者固已識
 之是日覺其精爽比舊微爲聳露問璋曰兄本買
 妾聞却遇仙璋備言其狀令取一小尊酒與秦飲
 所貯才三升各舉十觴而尚存其半怪而叩之曰
 近年學得一戲術不足道也明日秦邀到官舍語
 次及西川風物曰兄留行都正是春暮必可飽食
 玉津櫻桃妾曰此亦不難致願假一盒盒至布氣
 數口以手帕緘封授老兵使持徃舟中且祝勿擅
 啟少頃而回櫻桃溢盒賓主飫嘗徧及姊妹唯一

乳媪及小鬟不得食曰渠不應饗此璋問秦建溪新茶已到未曰未有妾曰亦能致之即於假山側拈塊土置掌內揉碎噓呵付外碾細淪嘗之真奇品也妾每出必以虎子自隨俄暫起曳窓屏蔽障既退媪髮視其旋溺香如麝臍而色清潔舉而共飲之妾在坐笑曰兩人無良竊飲吾溺然亦何傷不過費我幾日工夫耳後至都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方疑之一翁一媪來省女璋無以對尋被奏劾坐輒帶婦人從軍停官責本隊自效彭果以舉官不當削秩鄱陽

鄧氏紫姑詩

鄧端若少時傳得召紫姑呪訣而所致皆女仙喜作詩紹興甲子歲科舉將開之前在家塾與數密友會食或請邀問試闈題目者誦呪方畢仙已至乃盡誠扣之答云經義賦論吾悉知之顧天機嚴秘不容輕泄姑爲預言省題詩慰諸君意於是大書秋風生桂枝五字客皆不信已而果然嘗爲鄧氏婦女賦衣領及裙帶三絕句清婉可傳寫衣領篇云小剪雲羅雪色白香煤隨意作真行新詩便是班昭戒勝却聞書坐右銘其二云時樣新裁段色

衣不將采線縷花枝慙慙只要詩仙句綉出分明
一段竒裙帶詩云尺六腰圍柳樣輕娉娉嫋嫋最
傾城羅裙新剪湘江水緩步金蓮襪底生時庭前
桃正華或請賞詠應聲落筆云武陵溪上舊時花
兩岸晴紅爛彩霞試問劉郎綠底事花開時節未
還家其它所作聯句對皆機警敏捷了不扞思而
成一時失于記錄端若之子直清僅能追憶此數
語耳

紫姑詠手

吉州人家邀紫姑正作詩適有美女子在其傍因請

詠手即書曰笑折天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
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歛拜深綉幕偷回雙
舞袖綠窻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爲憶相
思放却針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

西安紫姑

吳興周權選伯乾道五年知衢州西安縣招郡士沈
延年爲嵒生沈能邀紫姑神談未來事未嘗不驗
尤善屬文清新敏捷出人意表周每餘暇必過而
觀之嘗聞窻外鵲噪甚急周試扣曰鵲聲頗喜未
知爲何事即書一絕句末聯云窻前噪啞緣何事

萬里看君上豹關俄又就案書數十字云三七日
內必有召命之喜時十月下旬也至十一月十三
日大程官自臨安來報召命越二日省帖下以周
捕獲偽造楮券遷一官仍赴都堂審察距前所說
十有八日云後三年周從監左藏西庫擢守婺州
欲延鄉僧智湧住持小院白仙曰此僧絕可人工
琴善奕仙能為作請疏否援筆立書其警句云指
下七絃彈徹古來之曲局終一着深明向上之機
詞既藻麗且深測禪理通判方棗宴客就郡借妓
周適邀仙因求賦一詞性有等指今詩一捻紅妝

丹令詠之名瑞鶴仙用捻字為韻意欲因險困之
亦不思而就其語云覩嬌紅細捻似西子當日留
心千葉西都競裁接賞園林臺榭何妨日涉輕羅
慢褶費多少陽和調燮向曉來露浥芳苞一點醉
紅朝頰雙壓姚黃國艷魏紫天香倚風羞怯雲鬟
試挿便引動狂蜂蝶况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惜
敲酬頻叠看相將紅藥翻階尚餘侍妾既成畧不
加點詩文非一皆可諷翫

毛婦

元長從者見岳廟燒紙錢爐中有物甚異以告元長

亟往視之乃一婦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紺碧而髮如漆目光射人顧元長曰萬不爲有餘一不爲不足言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追寫其像以祀之

方士類

申屠瓶隱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携一鉶時躍身入瓶中時人號爲鉶隱

姜撫

開元時宋州人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隱居不出太常卿常緇祭名山因訪逸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復鬢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帝遣使取之以賜中朝老臣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餠賜大臣後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撫內慚請求藥牢山逃去

潘師正劉道合

潘師正事王知遠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又有劉

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乙觀使居之時將封泰山雨不止令道合禳祝俄而霽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復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析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卒無他異

李德裕

李德裕好餌雄黃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笑曰相公久服丹砂是世間凡火祇促壽耳懷中出一玉象子如拳許曰此可求勾漏瑩徹者燃香置象鼻下勿令婦人鷄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

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自貽咎又出一金象云此是雌者與玉爲偶不爾玉象飛去德裕一一驗之無差服之顏面愈少鬚鬢如漆乃求採姝異至數百人象不復吐砂其後南遷于鬼門關逢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曳俛不與至鰐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飲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大獸勾漏者朱崖之寶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贊皇不返也

洛中紀異

楚州陳道人

楚州有陳道人者其父仕至郎當任子陳年二十多讀書不肯受蔭忽若發狂棄家顛癡不可拘束遂乞丐道塗經數年日夕卧於堰岸牛泥中或識其家世捐金施之一飽餘卽與人當寒雪永夜屏息鳴雷人雖異之而莫能知也又數年稍泄其機頂顛常有氣騰上或問之曰勿問但以未炊蒸餅置吾頂少頃則通熟可食驗之信然深自閉匿唯恐姓名章徹於外一淮漕獨敬之漕無子訪之命兩妾同拜請曰某未有嗣二者孰可指小姬曰此是

已將別戒曰有子定矣切莫使發性氣漕受教唯謹官僚過失曲意掩覆踰歲果得一男不勝喜卽遣吏賫沉香一斤并銀絹往謝吏跪致漕意陳顰眉良久曰不濟事子悉却不納吏強藝香而去使寄聲曰吾向來所戒如何而乃頑心不改歸至真州嬰孩已不育吏以實告漕動色拊几曰神哉先生之言也某前守某郡奏罷一縣宰不法繼乃知不如是之甚特幕官譖之爾其人性剛又家貧無以歸遂死於路亡子生之夕夢其就吾榻同寢怒而逐之擊以笏遽起入後房夢覺聆人語聲則兒

生矣蓋冤魂示化也

王老志王仔昔

政和三年作玉清和陽宮奉安道像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濮州人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尙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緘書一封至帝所啟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語也由是益信之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而卒應者十八九仔昔洪州人初隱於嵩山自言遇許遜得石

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蔡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

林靈素行迹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寺院政和三年至京師寓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勅道錄徐知常訪神霄迹或告曰道堂有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

下知地理中知人間上見靈風貌如舊識賜名
 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牌出
 入無時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恠靈素埋鍊
 簡長九尺于地其恠遂絕被旨脩道書改正諸公
 醮儀校丹經篇刪脩注解每遇初七升座士俗觀
 者如堵靈素為幻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
 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靈
 素因言佛教害道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為宮觀釋
 伽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
 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明年京師大旱

命靈素祈雨未應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
 文卿既至執簡勅水得雨三日喜通真宮有一
 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
 私開內有黃羅大帳朱紅椅卓金龍香爐乃具奏
 請上親往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
 惟明窓而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燔水
 臨城上令中書同靈素登城治水勅之水勢不退
 曰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乃天道二者水位是太子
 但令太子拜呪水必退矣詔請太子登城四拜是
 夜水退盡秋九月御史上言靈素妄議遷都妖惑

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可放歸田里二年靈素
一日携所上表見太守閻丘鶚乞與檄文及與州
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於城南山戒其隨
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丈見龜蛇便
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塋焉靖康初
遣使至温州伐墓不知其迹但見亂石縱橫強進
多死遂已

蒜坑道人

安福城西地名蒜坑有道人過農家索漿其家飲以
白湯謝以暑月無菜道人取囊中蘿蔔子一勺教

其人先布茅燒地趁火撒之後生蘿蔔大而甘其
地至今享其利

劉先生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峯下間出
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携
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掃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菴
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面竅倘有塵土即以筆撚
出之率以爲常環行百里人皆識熟縣市有一富
人嘗贈一衲袍劉欣然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
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君所累吾常日徑出菴門再

無回顧之意門亦不掩歸則就寢并無他念自得
布袍之後出入閉門數日心戀反不自在適遇一
籃縷之徒即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掛懷耳嘗至
上封歸路遇雨視道旁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昏
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
歷可見髑髏甚光潔比壁有白骨一具自頂至足
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
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劉每出與
人談其事或曰此非恠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
枯骨耳今兒童拔鷄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

飛動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類也

慈母山道士

馮大亮者導江人也家貧好道每道士方術之人過
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
死夫妻對泣曰衣食所給在此牛牛既死矣何以
資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即憇歇累日是
時道士復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
在即取皮攣綴如牛形斲木爲脚以繩繫其口驅
之遂起步如常曰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
也慎勿解其口遂以此牛拽磨力倍於常道士亦

不復來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憐之因解其口
 遽成皮骨然其家已富開置酒肆常以奉道有樵
 叟三五人請其家飲酒常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
 益敬忽一人曰我輩八人明日俱來共謀一醉無
 以人多為訝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客於袖中出柗
 木一枝繞五六寸栽於庭中便飲酒盡懽而去曰
 勞置美酒無以為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言訖
 而去旬日而樹已凌空高十餘丈大已經尺其家
 金玉自至寶貨自積殷富彌甚

出仙傳拾遺

氤氲大使

朱起家居陽翟年踰弱冠姿韻爽逸伯氏虞部有妓
 女寵之艷秀明媚起甚留意緣館院各別種種碍
 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詣都輦起送至
 郊外獨回之次路逢青巾短袍擔筇杖藥籃者熟
 視起曰即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駭異下馬揖
 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濟之起再拜以寵事
 訴青巾嘆曰世人耿耿之契有繾綣司摠統其長
 官號氤氲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
 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之略偷期之秘
 凡仙交會華戎配接率由一道焉我即為子囑之

臨去籃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十五年而絕起歸如戒往來無阻後果十五年寵疫病而殂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四終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脩真類

服松脂

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治不愈或云不及活時棄之則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為賚糧送置山穴中瞿晝夜悲泣有仙人行過穴口瞿知叩頭乞哀仙人以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百許日瘡愈顏色豐悅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之恩乞丐其方仙

人云山中更多汝鍊服之可以長生瞿乃歸家人
初謂之鬼甚驚愕遂具言狀後服松脂不徹身體
轉輕氣力百倍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卧
忽見屋間有炆大如鏡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
漸大一室盡明如晝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
二三寸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稍長
大如人在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
二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

服菖蒲

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

袒不寒又菖蒲須生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

尤善出抱
朴子

餌楮實同

楮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食見鬼
昔道士梁傾年七十服之轉更少年至百四十歲
能夜書走及奔馬入青龍山去出抱
朴子
與楮同

食朮

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壺山中饑困欲死
有一人教之食朮遂不饑十年乃還鄉里顏色更
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

歷日不倦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岩上有
數人或博戲或讀書俛而視之聞其相問言此子
可呼上否其一人答未可也林子明服朮十一年
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一丈許

出抱
林子

服天門冬

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

百里

出抱
林子

飲甘谷水

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
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爲變臨谷居民皆不穿

井悉飲甘谷水飲者無不壽考高者百四五十歲
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
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
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諸公多
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

黃精

臨川士人虐其使婢婢不堪逃入山中糧盡饑甚坐
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
甚美自是恒食遂不饑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
草中獸走以爲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杪乃佳正爾

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歛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即飄然而往或越峯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言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細繩三面圍之俄騰上山頂其主益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五味令甚香美伺其往來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言果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為所擒具述其故問所食之草形即黃精也

出舊神錄

養神氣

稽叔夜云服藥求汗或有弗獲愧情一集燠然流瀟情發於中而形於外則喜怒哀樂寧不傷人故心不撓者神不疲神不疲者氣不亂氣不亂則身泰壽延矣

巴下五條俱出蒲虔貫保生要錄

調肢體

養生者形要小勞無至大疲故水流則清滯則濁養生之人欲血脉長行如水之流坐不欲至倦行不欲至勞故手足欲時其屈伸兩臂欲左挽右挽如挽弓法或兩手雙拓如拓石法或兩拳築室或手臂左右前後輕擺或頭頂左右顧或腰左右轉時

俯時仰或兩手相促細細挨如洗手法或兩手掌相摩令熱掩目摩面隨意爲之各十數遍每日頻行必身輕目明筋力血脉調暢飲食易消無所壅滯體中少不佳快爲之即解舊導引方太煩崇貴之人不易爲也今此術不擇時節亦無度數乘間便作而見效且速夫人夜卧欲自以手摩四肢胸腹十數遍名曰乾沐浴卧欲側而曲膝益氣力濁唾則吐清津則嚥常以舌柱上齶聚清津而嚥之潤五臟悅肌膚令人長壽不老黃庭經曰口爲玉池太和宮嗽嚥靈液灾不干夫人春時暑月欲得晚眠早起秋欲早眠早起冬欲早眠晏起早不宜在鷄鳴前晏不宜在日出後熱時欲舒暢寒月欲收密此合四氣之宜保身益壽之道也

論衣服

衣服厚薄欲得隨時合度是以暑月不可太薄寒時不可極溫冬月綿衣莫令甚厚寒則頻添重數如此則令人不驟寒驟熱也故寒時而熱則減減則不傷於溫熱時而寒則加加則不傷於寒寒熱之時妄自脫着則傷於寒熱矣寒欲漸着熱欲漸脫腰腹下至足脛欲得常溫胸上至頭欲得稍涼涼

不至凍温不至燥衣為汗濕即時易衣薰衣火氣未歇不可便着夫寒熱平和形神恬靜則疾疹不生壽年自永

論飲食

飲食者所以資養人之血氣血則榮華形体氣則衛護四肢精華者為體為精其次者為肌為肉常時不可待極餓而方食候極飽而徹饌青牛道士云先饑而後食先渴而後飲不欲強食強飲故也若先進熱食而隨食冷凡食太熱則傷胃太冷則傷筋雖熱不得灼唇雖冷不可凍齒凡食温勝冷少

勝多熟勝生淡勝鹹凡食熱汗出勿洗面令人失顏色面上如虫行食飽沐髮作頭風凡所好之物不可偏耽耽則傷而生疾天有五行人有五臟食有五味肝法木心法火脾法土肺法金腎法水酸納肝苦納心甘納脾辛納肺鹹納腎故四時無多食所尅之味皆能傷所生之臟也宜食相生之味助生氣也五臟不傷生氣增益飲食合度寒暑得宜則諸疾不生遐齡自永矣

論居處

傳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故人居處隨其方所皆欲

土厚水深土欲堅潤而黃水欲其美而澄常居之
室極令周密勿有細隙致風氣得入風者天地之
氣也能生成萬物於臟傳變亦能損人初入轉理
之間漸至肌膚之內內傳經脈達於臟腑傳變既
廣爲患則深故古人云避風如避矢盛暑久坐兩
頭通屋大招風夾道尤甚盛暑不可露卧凡卧自
立春後至立秋前欲東其首立秋後至立春前欲
西其首

胎息

敬齋李仁卿曰養生家有胎息之說息氣也脈訣以

一呼一吸謂之一息者出入之氣也俗以音問相
通謂之消息者往來之義也以稱貸取贏謂之利
息者增長之義以舍勞從逸謂之歇息者停息之
義也人有孕嗣謂之子息者生滋之義也人而物
故謂之休息者止絕之義也息之義大矣哉晦菴
以艮卦當太極者政以終萬物始萬物莫盛於艮
也艮止也止息也止息之地萬物所終始也誰知
形色盡於此止息中乎夫息之爲字從自心說者
故以心爲胎息之驗自昔老子首發谷神之機莊
周重啟踵息之論歷載斯文悠悠莫知惟宋晁迥

明遠蘇軾子瞻二先生乃能知之明遠則說勝定
長生之術子瞻則述數息之法明遠之言曰心息
相依息調心靜調久久可成勝定神氣相合氣和
神清清和久久可致長生此真谷神不死之要術
也子瞻之言曰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綿綿若存用
之不勤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
又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息俱入隨之
不已一息自任或覺此息從毛竅中雲蒸霧散病
皆除革自然明悟此真人踵息之捷法也予少多
病故求所以攝生之道常與李鼎之和論及于此

因贈以詩曰玄牝機關不死根自消自息氣氤氳
暖於焰焰九微火輕似飄飄三素雲白玉池中流
曉潤紫金爐裡裊餘薰未知與道相應否試作新
詩一問君之和撫髀大笑曰得之矣又身如蓮花
及虛空有時習習生微風絲絲不絕道乃通一來
一往終無窮來無轍跡去無踪散入八萬四千毛
竅中此六句達磨胎息之法也頃見萬松和尚從
容錄以爲達磨無息法凡謂達磨行胎息者是其
說皆出於曲學小習予謂萬松之說非也佛法雖
深密要不出性命二字固知胎息便是性命爲一

致若謂胎息等皆妄一切去之則正是性外求命命外求性耳

冥心

予嘗有晚年勤道自脩詩云老來何故惜分陰如月明虧魄漸侵進道不遑求廣智隨時隨處且冥心因思自說冥心二字蓋言四威儀中不拘閑忙每遇意到即時隨分檢情攝念是也晉隱逸辛謚傳云冥心至趣而與吉會唐賢白樂天寄酬常州陳使君詩斷句云勿使問榮枯冥心無不可僧貫休懷香爐峰道人詩云冥心同槁木掃雪帶微陽又

齊已山寺喜道者至詩斷句云知住南岩下冥心坐綠苔又吳融寄貫休詩斷句云若得重相見冥心學半銖如此之類不可具舉大約冥心二字謂以其心向晦冥息善入無爲潛符妙道之理也

柳公度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

田游岩

唐隱君子田游岩一日冬晴就溫泉沐髮風于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草若是

耶游岩嘆而荅曰天梳日帽正復何需

長年術

蒲正傳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尤有嬰兒之色正傳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荅曰某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慾耳正傳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至千歲何益

獨睡丸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為樞密副精神老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年步履不艱必有衛生之術願聞其略恢荅曰有一丸藥乃是不傳之

秘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恢喫五十年獨睡丸蒲座皆笑

龍虎自交

道樞之說博而寡要王清叔云莫要於龍虎交其說以巳午二時絕思慮假寢則龍虎自交不假脩為其寵姬苦骨蒸授以此法十日後覺腰間煖如火疾自愈

却儉

陽城却儉少時行獵墮空塚中饑餓見塚中先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

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饑後有人
偶窺塚中見儉以計挽出之竟能咽氣斷穀魏王
召置土室中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夫鶴形龜息壽之徵也殮霞服氣勝藥餌百倍於
儉益有驗云

大藥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人多視則
神耗多息則氣虛頻嗜慾則精竭務須時時閉目
以養神日逐調息以養氣堅閉下元以養精精充
則氣裕氣裕則神完道家謂之三寶又謂之大藥

戒睡少食

凡人多以睡卧爲宴息飲食爲滋補不知多睡最損
神氣禪家以睡爲六慾之首飲食厚味過多則昏
人神智抑遏陽氣不得上升善調攝者夙興夜寐
常使清明在躬淡味少食則腸胃清虛神氣周流

金丹正論

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
丹乎有如純乾即丹也自強不息即金也苟能剛
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
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

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
腎一竅名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
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於元又
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天地元氣
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
道矣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
以語道哉自古以來何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乎

睡訣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
心後睡眼晦菴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周密謂睡

心睡眼之語本出於千金方晦菴偶未之見耳今
按前三句亦是衆人良知良能初無妙處半酣酒
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此睡訣也
人身具泰卦

予嘗究人中之說問之醫家皆支吾以對蓋人身全
具一泰卦也人身即天地也天數奇地數偶自此
而上耳目鼻各二竅坤象也自此而下口與便溺
各一竅乾象也地天合而成泰此居中故曰人中
如水不升火不降則目爲之眊耳爲之閉唇爲之
乾燥鼻爲之塞百病作矣以是知天地之道太和

生於交大戾生於隔交則泰不交則否無雲雨霜露則不能成歲功人之一身陰陽升降榮衛流貫夫然後無人道之患

養生

飲食藥物至理攸寓故知物之性者可與攝生稽康養生論曰豆令人重榆令人暝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士所共知也葷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由此言之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皆然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

理因輔養以通也世人不察徒以聲色滋味醴醪芳香之類煎鬻其臟腑又以喜怒思慮哀樂以乖其粹氣蕞爾之軀攻之者衆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老從老得終悶然愚憤不知所自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是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

戒多思

人之髮以多思慮者早白蓋髮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陰也故謝超宗入獄而髮白周興嗣書成而髮白是固然矣以予所見年齒雖同而

勞苦安逸迥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又不
在思慮所致然終是多思損心火盛而血亦散也
語云若畏白忌三白蓋三白者蘿蔔蒜與葱也葱
蒜辛葷能散血故稽康養生論曰葷辛害目蓋目
得血而能視辛散血則目爲之昏矣蘿蔔不熟性
耗血以蔔切片試滴血于上則走而不凝此可見
矣又食地黃忌蘿蔔以生尅之性各異也

辟穀說

東坡云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
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燕
之其人亦隨其所向効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
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
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法

搬運法

楊州有武官在兩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臍腰足
輕快初不服藥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摩湧
泉穴無數以汗出爲度歐公平日不信仙佛笑人
行氣晚年云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近有人
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重足坐閉目握
固縮谷道搥颯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則休氣平復

爲之日八九度得暇卽爲乃搬運捷法

服槐實

庚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日看細書鬢髮皆黑抱
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長生

楊用脩曰昔聞彭祖壽八百不無疑焉後於張懷瓘
書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
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
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先魏史
見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

李元奭百二十六歲爲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
定百三十歲猶以易教授然則彭祖之壽非誣矣

御史彙編卷之六十五終

